舊唐書/卷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姚崇　宋璟 ◄

舊唐書
卷九十七
列傳第四十七　劉幽求　鍾紹京　郭元振　張説

► 魏知古　盧懷慎　源乾曜　李元紘　杜暹　韓休　裴耀卿

劉幽求　鍾紹京　郭元振　張説子:均　垍　附:陳希烈

劉幽求

劉幽求，冀州武強人也。聖歷年，應制舉，拜閬中尉，刺史不禮焉，乃棄官而歸。久之，授朝邑尉。初，桓彥範、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，竟不殺武三思。幽求謂桓、敬曰：「三思尚存，公輩終無葬地。若不早圖，恐噬臍無及。」桓、敬等不從其言，後果爲三思誣構，死於嶺外。

及韋庶人將行篡逆，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，乃與苑總監鍾紹京、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。是夜所下制敕百餘道，皆出於幽求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，令參知機務，賜爵中山縣男，食實封二百戶。翌日，又授其二子五品官，祖、父俱追贈刺史。

睿宗即位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尚書右丞，仍舊知政事，進封徐國公，加實封通前五百戶，賜物千段、奴婢二十人、宅一區、地十頃、馬四匹，加以金銀雜器。景雲二年，遷戶部尚書，罷知政事。月餘，轉吏部尚書，擢拜侍中，降璽書曰：「頃者，王室不造，中宗厭代，外戚專政，奸臣擅國，將傾社稷，幾遷龜鼎，朕躬與王公，皆將及於禍難。卿見危思奮，在變能通，翊贊儲君，協和義士，殄殲元惡，放殛兇徒。我國家之復存，

醫茲是賴，厥庸甚茂，朕用嘉焉。故委卿以衡軸，胙卿以茅土，然征賦未廣，寵錫猶輕。昔西漢行封，更擇多戶；東京定賞，復增大邑。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，兼舊七百戶。使夫高岸爲谷，長河如帶，子子孫孫，傳國無絕。又以卿忘軀徇難，宜有恩榮，故特免卿十死罪，並書諸金鐵，俾傳於後。卿其保茲功業，永作國楨，可不美歟！」

先天元年，拜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。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，而誌求左僕射，兼領中書令。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，崔湜爲中書令，幽求心甚不平，形於言色。湜又托附太平公主，將謀逆亂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，乃令暐密奏玄宗曰：「宰相中有崔湜、崔羲，俱是太平公主進用，見作方計，其事不輕。殿下若不早謀，必成大患。一朝事出意外，太上皇何以得安？古人云：『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』唯請急殺此賊。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，願以身正此事，赴死如歸。臣既職典禁兵，若奉殿下命，當即除翦。」上深以爲然。暐又泄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，玄宗大懼，遽列上其狀，睿宗下幽求等詔獄，令法官推鞫之。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間親，罪當死。玄宗屢救獲免，乃流幽求於封州，暐於峰州。

歲餘，太平公主等伏誅，其日下詔曰：「劉幽求風雲玄感，川嶽粹靈，學綜九流，文窮三變。義以臨事，精能貫日；忠以成謀，用若投水。茂勛立艱難之際，嘉話盈啟沃之初，存讜直以不顧，爲奸邪之所忌。釁萌頗露，譖端潛發，元宰見逐，讒人孔多。既殄群兇，方宣大化，期問政於經始，載登賢於蘿蔔。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，守尚書左僕射，知軍國事，監修國史，上柱國、徐國公，仍依舊還封七百戶，並賜錦衣一襲。」

開元初，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，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，兼黃門監。未幾，除太子少保，罷知政事。姚崇素嫉忌之，乃奏言幽求郁怏於散職，兼有怨言，貶授睦州刺史，削其實封六百戶。歲餘，稍遷杭州刺史。三年，轉桂陽郡刺史，在道憤恚而卒，年六十一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曰文獻，配享睿宗廟庭。建中三年，重贈司徒。

鍾紹京

鍾紹京，虔州贛人也。初爲司農録事，以工書直鳳閣，則天時明堂門額、九鼎之銘，及諸宮殿門榜，皆紹京所題。景龍中，爲苑總監。玄宗之誅韋氏，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。及事成，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，參知機務。翌日，進拜中書令，加光祿大夫，封越國公，賜實封五百戶，賜物二千段、馬十匹。紹京既當朝用事，恣情賞罰，甚爲時人所惡。俄又抗疏讓官，睿宗納薛稷之言，乃轉爲戶部尚書，出爲蜀州刺

史。

玄宗即位，復召拜戶部尚書，遷太子詹事。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爲人，因奏紹京發言怨望，左遷綿州刺史。及坐事，累貶琰川尉，盡削其階爵及實封。俄又歷遷溫州別駕。開元十五年，入朝，因垂泣奏曰：「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？何忍棄臣荒外，永不見闕庭。且當時立功之人，今並亡歿，唯臣衰老獨在，陛下豈不垂湣耶？」玄宗爲之惘然，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、右諭德。久之，轉少詹事。年八十餘卒。紹京雅好書畫古跡，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。建中元年，重贈太子太傅。

郭元振

郭元振，魏州貴鄉人。舉進士，授通泉尉。任俠使氣，不以細務介意，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，以遺賓客，百姓苦之。則天聞其名，召見與語，甚奇之。時吐蕃請和，乃授元振右武衞鎧曹，充使聘於吐蕃。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，分十姓之地，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。元振還，上疏曰：

臣聞利或生害，害亦生利。國家難消息者，唯吐蕃與默啜耳。今吐蕃請和，默啜受命，是將大利於中國也。若圖之不審，則害必隨之。今欽陵欲分裂十姓，去四鎮兵，此誠動靜之機，不可輕舉措也。今若直塞其善意，恐邊患之起，必甚於前，若以鎮不可拔，兵不可抽，則宜爲計以緩之，藉事以誘之，使彼和望未絕，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。

且四鎮之患遠，甘、涼之患近，取舍之計，實宜深圖。今國之外患者，十姓、四鎮是也；內患者，甘、涼、瓜、肅是也。關、隴之人，久事屯戍，向三十年，力用竭矣。脫甘、涼有不虞，豈堪廣調發耶？夫善爲國者，當先料內以敵外，不貪外以害內，然後夷夏晏安，昇平可保。如欽陵雲「四鎮諸部接界，懼漢侵竊，故有是請」，此則吐蕃所要者。然青海、吐渾密邇蘭、鄯，比爲漢患，實在茲輩，斯亦國家之要者。

今宜報欽陵云：「國家非吝四鎮，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，分蕃國之力，使不得並兵東侵。今委之於蕃，力強易爲東擾。必實無東侵意，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，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。」如此，則足塞欽陵之口，而事未全絕也。如欽陵小有乖，則曲在彼矣。又西邊諸國，款附歲久，論其情義，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。今未知其利害，未審其情實，遙有分裂，亦恐傷彼諸國之意，非制馭之長算也。

則天從之。

又上言曰：「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，咸願早和。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，統兵專制，故不欲歸款。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，而欽陵常不從命，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，望國恩日甚，設欲廣舉醜徒，固亦難矣。斯亦離間之漸，必可使其上下俱懷情阻。」則天甚然之。自是數年間，吐蕃君臣果相猜貳，因誅大將論欽陵。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降，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。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，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。元振參預其謀，以功拜主客郎中。

大足元年，遷涼州都督、隴右諸軍州大使。先是，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，既逼突厥、吐蕃，二寇頻歲奄至城下，百姓苦之。元振始於南境破口置和戎城，北界磧中置白亭軍，控其要路，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。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，盡其水陸之利。舊涼州粟斛售至數千，及漢通收率之後，數年豐稔，乃至一匹絹粟數十斛，積軍糧支數十年。元振風神偉壯，而善於撫御，在涼州五年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遺。

神龍中，遷左驍衞將軍，兼檢校安西大都護。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，款塞通和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。時天大雪，元振立於帳前，與烏質勒言議。須臾，雪深風凍，元振未嘗移足，烏質勒年老，不勝寒苦，會罷而死。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，謀勒兵攻之。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，勸元振夜遁，元振曰：「吾以誠信待人，何所疑懼，且深在寇庭，遁將安適？」乃安臥帳中。明日，親入虜帳，哭之甚哀，行吊贈之禮。娑葛乃感其義，復與元振通好，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。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。

先是，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，屢相侵掠。闕啜兵眾寡弱，漸不能支。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衞，移其部落入於瓜、沙等州安置，制從之。闕啜行至播仙城，與經略使、右威衞將軍周以悌相遇，以悌謂之曰：「國家有以高班厚秩待君者，以君統攝部落，下有兵眾故也。今輕身入朝，是一老胡耳，在朝之人，誰復喜見？非唯官資難得，亦恐性命在人。今宰相有宗楚客、紀處訥，並專權用事，何不厚賕二公，請留不行。仍發安西兵並引吐蕃以擊娑葛，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，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馬以助軍用。既得報讎，又得存其部落。如此，與入朝受制於人，豈復同也！」闕啜然其言，便勒兵攻陷於闐坎城，獲金寶及生口，遣人間道納賂於宗、紀。元振聞其謀，遽上疏曰：

往者吐蕃所爭，唯論十姓、四鎮，國家不能舍與，所以不得通和。今吐蕃不相侵擾者，

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，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。故贊普躬往南征，身殞寇庭，國中大亂，嫡庶競立，將相爭權，自相屠滅。兼以人畜疲癘，財力困窮，人事天時，俱未稱愜。所以屈誌，且共漢和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、四鎮也。如國力殷足之後，則必爭小事，方便絕和，縱其醜徒，來相吞擾，此必然之計也。

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，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，四鎮危機，恐從此啟。頃緣默啜憑陵，所應處兼四鎮兵士，歲久貧羸，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，非是憐突騎施也。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，而別求吐蕃，吐蕃得誌，忠節則在其掌握，若爲復得事漢？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，猶欲爭十姓、四鎮；今若效力樹恩之後，或請分於闐、疏勒，不知欲以何理抑之？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，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？是以古之賢人，皆不願夷狄妄惠，非是不欲其力，懼後求請無厭，益生中國之事。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，實爲非便。

又請阿史那獻者，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，來即可以招脅十姓？但獻父元慶、叔仆羅、兄俀子並斛瑟羅及懷道，豈不俱是可汗子孫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不安，請冊元慶爲可汗，竟不能招脅得十姓，卻令元慶沒賊，四鎮盡淪。頃年，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，亦不能招脅得十姓，卻遣碎葉數年被圍，兵士饑餒。又，吐蕃頃年亦冊俀子及仆羅並拔布相次爲可汗，亦不能招得十姓，皆自磨滅。何則？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，恩義素絕，故人心不歸，來者既不能招攜，唯與四鎮卻生瘡磐，則知冊可汗子孫，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。今料獻之恩義，又隔遠於其父兄，向來既未樹立威恩，亦何由即遣人心懸附。若自舉兵，力勢能取，則可招脅十姓，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。

又，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，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，臣在疏勒其訪，不聞得一甲入軍，拔汗那胡不勝侵擾，南勾吐蕃，即將俀子重擾四鎮。又虔瓘往入之際，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，恣意侵吞，如獨行無人之境，猶引俀子爲蔽。今此有娑葛強寇，知虔瓘等西行，必請相救。胡人則內堅城壘，突厥則外伺邀遮。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，內外受敵，自陷危道，徒與賊結隙，令四鎮不安。臣愚揣之，亦爲非計。

疏奏不省。

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，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，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，持璽書便報元振。除牛師奭爲安西副都護，便領甘、涼已西兵募，兼征吐蕃，以討娑葛。

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，馳還報娑葛。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，五千騎出撥換，五千騎出焉耆，五千騎出疏勒。時元振在疏勒，於河口柵不敢動。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，娑葛兵掩至，生擒闕啜，殺嘉賓等。呂守素至僻城，亦見害。又殺牛師奭於火燒城，乃陷安西，四鎮路絕。

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眾，征元振，將陷之。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，置軍焉耆以取娑葛。娑葛遺元振書曰：「與漢本來無惡，只讎於闕啜。而宗尚書取闕啜金，枉擬破奴部落，馮中丞、牛都護相次而來，奴等豈坐受死！又聞史獻欲來，徒擾亂軍州，恐未有寧日，乞大使商量處置。」元振奏娑葛狀。楚客怒，奏言元振有異圖。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其狀，以悌竟得罪，流於白州。復以元振代以悌，赦娑葛罪，冊爲十四姓可汗。元振奏稱西土未寧，事資安撫，逗遛不敢歸京師。

會楚客等被誅，睿宗即位，征拜太仆卿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景雲二年，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代宋璟爲吏部尚書。無幾，轉兵部尚書，封館陶縣男。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，就拜濟州刺史，仍聽致仕。其冬，與韋安石、張説等俱罷知政事。先天元年，爲朔方軍大總管，始築定遠城，以爲行軍計集之所，至今賴之。明年，復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及蕭至忠、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，玄宗發羽林兵誅之，睿宗登承天門，元振躬率兵侍衞之。事定論功，進封代國公，食實封四百戶，賜物一千段。又令兼御史大夫，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，以備突厥，未行。

玄宗於驪山講武，坐軍容不整，坐於纛下，將斬以徇，劉幽求、張説於馬前諫曰：「元振有翊贊大功，雖有罪，當從原宥。」乃赦之，流於新州。尋又思其舊功，起爲饒州司馬。元振自恃功勛，怏怏不得誌，道病卒。開元十年，追贈太子少保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張説

張説，字道濟，其先范陽人，代居河東，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。弱冠應詔舉，對策乙第，授太子校書，累轉右補闕，預修《三教珠英》。久視年，則天幸三陽宮，自夏涉秋，不時還都，説上疏諫曰：

陛下屯萬乘，幸離宮，暑退涼歸，未降還旨。愚臣固陋，恐非良策，請爲陛下陳其不可。

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，有伊水之隔，崤阪之峻，過夏涉秋，水潦方積，道壞山險，

不通轉運，河廣無梁，咫尺千里。扈從兵馬，日費資給，連雨彌旬，即難周濟。陛下太倉、武庫，並在都邑，紅粟利器，蘊若山丘。奈何去宗廟之上都，安山谷之僻處？是猶倒持劍戟，示人鐏柄，臣竊爲陛下不取。夫禍變之生，在人所忽，故曰：「安樂必誡，無行所悔。」此不可止之理一也。

宮成褊小，萬方輻湊，填城溢郭，並鍤無所。排斥居人，蓬宿草次，風雨暴至，不知庇托，孤煢老病，流轉衢巷。陛下作人父母，將若之何？此不可止之理二也。

池亭奇巧，誘掖上心，削巒起觀，竭流漲海，俯貫地脈，仰出雲路，易山川之氣，奪農桑之土，延木石，運斧斤，山谷連聲，春夏不輟。勸陛下作此者，豈正人耶？《詩》云：「人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」此不可止之理三也。

御苑東西二十里，所出入來往，雜人甚多，外無墻垣局禁，內有榛蘂谿谷，猛獸所伏，暴慝是憑。陛下往往輕行，警蹕不肅，歷蒙密，乘嶮巇，卒然有逸獸狂夫，驚犯左右，豈不殆哉！雖萬全無疑，然人主之動，不宜易也。《易》曰：「思患預防。」願陛下爲萬姓持重。此不可止之理四也。

今國家北有胡寇覬邊，南有夷獠騷僥。關西小旱，耕稼是憂；安東近平，輸漕方始。臣願陛下及時旋軫，深居上京，息人以展農，修德以來遠，罷不急之役，省無用之費。澄心淡懷，惟億萬年，蒼蒼群生，莫不幸甚。臣自度芻議，十不一從。何者？沮盤遊之娛，間林沚之玩，規遠圖而替近適，要後利而棄前歡，未沃明主之心，已戾貴臣之意。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，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。輕觸天威，伏地待罪。

疏奏不省。

長安初，修《三教珠英》畢，遷右史、內供奉，兼知考功貢舉事，擢拜鳳閣舍人。時臨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，稱其謀反，引説令證其事。説至御前，揚言元忠實不反，此是易之誣構耳。元忠由是免誅，説坐忤旨配流欽州。在嶺外歲餘。中宗即位，召拜兵部員外郎，累轉工部侍郎。景龍中，丁母憂去職，起復授黃門侍郎，累表固辭，言甚切至，優詔方許之。是時風教紊類，多以起復爲榮，而説固節懇辭，竟終其喪制，大爲識者所稱。服終，復爲工部侍郎，俄拜兵部侍郎，加弘文館學士。

睿宗即位，遷中書侍郎，兼雍州長史。景雲元年秋，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，留守捕

系枝黨數百人，考訊結構之狀，經時不決。睿宗令説往按其獄，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、鄭愔等，盡得其情狀，自餘枉被繫禁者，一切釋放。睿宗勞之曰：「知卿按此獄，不枉良善，又不漏罪人。非卿忠正，豈能如此？」

玄宗在東宮，説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爲侍讀，深見親敬。明年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監修國史。是歲二月，睿宗謂侍臣曰：「有術者上言，五日內有急兵入宮，卿等爲朕備之。」左右相顧莫能對，説進曰：「此是讒人設計，擬搖動東宮耳。陛下若使太子監國，則君臣分定，自然窺覦路絕，災難不生。」睿宗大悅，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。明年，又制皇太子即帝位。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、崔湜等爲宰相，以説爲不附己，轉爲尚書左丞，罷知政事，仍令往東都留司。説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，乃因使獻佩刀於玄宗，請先事討之，玄宗深嘉納焉。及至忠等伏誅，征拜中書令，封燕國公，賜實封二百戶。其冬，改易官名，拜紫微令。

自則天末年，季冬爲潑寒胡戲，中宗嘗御樓以觀之。至是，因蕃夷入朝，又作此戲。説上疏諫曰：「臣聞韓宣適魯，見周禮而嘆；孔子會齊，數倡優之罪。列國如此，況天朝乎。今外蕃請和，選使朝謁，所望接以禮樂，示以兵威。雖曰戎夷，不可輕易，焉知無駒支之辯，由餘之賢哉？且潑寒胡未聞典故，裸體跳足，盛德何觀；揮水投泥，失容斯甚。法殊魯禮，褻比齊優，恐非幹羽柔遠之義，樽俎折沖之禮。」自是此戲乃絕。

俄而爲姚崇所構，出爲相州刺史，仍充河北道按察使。俄又坐事左轉岳州刺史，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，遷右羽林將軍，兼檢校幽州都督。開元七年，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兼天兵軍大使，攝御史大夫，兼修國史，仍賚史本隨軍修撰。八年秋，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。時并州大同、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、拔曳固等部落，皆懷震懼。説率輕騎二十人，持旌節直詣其部落，宿於帳下，召酋帥以慰撫之。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，不宜輕涉不測，馳狀以諫，説報書曰：「吾肉非黃羊，必不畏吃；血非野馬，必不畏刺。士見危致命，是吾效死之秋也。」於是九姓感義，其心乃安。

九年四月，胡賊康待賓率眾反，據長泉縣，自稱葉護，攻陷蘭池等六州。詔王晙率兵討之，仍令説相知經略。時叛胡與党項連結，攻銀城、連谷，以據倉糧，説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，大破之。追至駱駝堰，胡及党項自相殺。阻夜，胡乃西遁入鐵建山，餘黨潰散。説招集党項，復其居業。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，絕其翻動之計，説曰：「先王之道，推亡固存，如盡誅之，是逆天道也。」因奏置麟州，以安置党項餘燼。其年，拜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仍依舊修國史。

明年，又敕説爲朔方軍節度大使，往巡五城，處置兵馬。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，舉兵反，謀掠監牧馬，西涉河出塞。説進兵討擒之，並獲其家屬於木盤山，送都斬之，其黨悉平，獲男女三千餘人。於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配許、汝、唐、鄧、仙、豫等州，始空河南逆方千里之地。説以討賊功，復賜實封二百戶。先是，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，説以時無強寇，不假師眾，奏罷二十餘萬，勒還營農。玄宗頗以爲疑，説奏曰：「臣久在疆場，具悉邊事，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。若禦敵制勝，不在多擁閑冗，以妨農務。陛下若以爲疑，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。以陛下之明，四夷畏伏，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。」上乃從之。

時當番衛士，浸以貧弱，逃亡略盡。説又建策，請一切罷之，別召募強壯，令其宿衛，不簡色役，優爲條例，逋逃者必爭來應募。上從之。旬日，得精兵一十三萬人，分系諸衛，更番上下，以實京師，其後彍騎是也。

是歲，玄宗將還京，而便幸并州，説進言曰：「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，陛下行幸，振威耀武，並建碑紀德，以申永思之意。若便入京，路由河東，有漢武脽上後土之祀，此禮久闕，歷代莫能行之。願陛下紹斯墜典，以爲三農祈谷，此誠萬姓之福也。」上從其言。及祀後土禮畢，説代張嘉貞爲中書令。夏四月，玄宗親爲詔曰：「動惟直道，累聞獻替之誠；言則不諛，自得謀猷之體。政令必俟其增損，圖書又藉其刊削，才望兼著，理合褒升。考中上。」

説又首建封禪之議。十三年，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、太常少卿韋縚等撰東封儀註。舊儀不便者，説多所裁正，語在《禮志》。玄宗尋召説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，謂説曰：「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，宜改名爲集賢殿。」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，授説集賢院學士，知院事。

及將東封，授説爲右丞相兼中書令，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，蓋勒成岱宗，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。説又撰《封禪壇頌》以紀聖德。初，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，而説因贊其事，由是頗不相平。及登山，説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，加階超入五品，其餘官多不得上。又行從兵士，惟加勛，不得賜物，由是頗爲內外所怨。先是，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，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，置十道勸農使，分往檢察。説嫌其擾人不便，數建議違之。及東封還，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，融與禮部尚書蘇頲等分掌選事。融等每有奏請，皆爲説所抑，由是銓綜失敘。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、中丞李林甫奏彈説引術士夜解及

受贓等狀，敕宰臣源乾曜、刑部尚書韋抗、大理少卿胡珪、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。説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冤。時中書主事張觀、左衞長史範堯臣並依倚説勢，詐假納賂，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説占卜吉兇，爲隱甫等所鞫伏罪。説經兩宿，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，回奏：「説坐於草上，於瓦器中食，蓬首垢面，自罰憂懼之甚。」玄宗憫之。力士奏曰：「説曾爲侍讀，又於國有功。」玄宗然其奏，由是停兼中書令，觀及慶則決杖而死，連坐遷貶者十餘人。隱甫及融等恐説復用爲己患，又密奏毀之。明年，詔説致仕，仍令在家修史。

初，説爲相時，玄宗意欲討吐蕃，説密奏許其通和，以息邊境，玄宗不從。及瓜州失守，王捴死，説因獲嶲州鬥羊，上表獻之，以申諷諭。其表：「臣聞勇士冠雞，武夫戴鶡，推情舉類，獲此鬥羊。遠生越嶲，蓄性剛決，敵不避強，戰不顧死，雖爲微物，誌不可挫。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，求猛士於四方，鳥不遁才，獸不藏伎。如蒙效奇靈圃，角力天場，卻鼓怒以作氣，前躑躅以奮擊。趹若奔雲之交觸，碎如轉石之相叩，裂骨賭勝，濺血爭雄，敢毅見而沖冠，鷙狠聞而擊節。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、揖怒蛙之意也。若使羊能言，必將曰『若鬥不解，立有死者』。所賴至仁無殘，量力取勸焉。臣緣損足，未堪履地，謹遣男詣金明門奉進。」玄宗深悟其意，賜絹及雜彩一千匹。

十七年，復拜尚書左丞相、集賢院學士，尋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。視事之日，上敕所司供帳，設音樂，內出酒食，御制詩一篇以敘其事。尋以修謁陵儀註功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時長子均爲中書舍人，次子垍尚寧親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又特授説兄慶王傅光爲銀青光祿大夫。當時榮寵，莫與爲比。

十八年，遇疾，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，並手寫藥方賜之。十二月薨，時年六十四。上慘惻久之，遽於光順門舉哀，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，詔曰：

弘濟艱難，參其功者時傑；經緯禮樂，贊其道者人師。式瞻而百度允厘，既往而千載貽範。臺衡軒鼎，垂黼藻於當今；徽策寵章，播芳蕤於後葉。故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左丞相、集賢院學士知院事、上柱國、燕國公張説，辰象降靈，雲龍合契。元和體其沖粹，妙有釋其至賾。挹而莫測，仰之彌高。精義探系表之微，英辭鼓天下之動。昔侍春誦，綢繆歲華。含春容之聲，叩而盡應；蘊泉源之智，啟而斯沃。授命興國，則天衢以通；濟用和民，則朝政惟允。司鈞總六官之紀，端揆爲萬邦之式。方弘風緯俗，返本於上古之初；而邁德振仁，不臻於中壽之福。於嗟不慭，既喪斯文。宣室餘談，泠然在耳；王殿遺草，宛留其跡。言念忠賢，良深震悼。是使當寧撫幾，臨樂徹懸，罷稱觴之儀，遵

往襚之禮。可贈太師，賜物五百段。

始玄宗在東宮，説已蒙禮遇。及太平用事，儲位頗危，説獨排其黨，請太子監國，深謀密畫，竟清內難，遂爲開元宗臣。前後三秉大政，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。爲文俊麗，用思精密，朝廷大手筆，皆特承中旨撰述，天下詞人，咸諷誦之。尤長於碑文、墓誌，當代無能及者。喜延納後進，善用己長，引文儒之士，佐佑王化，當承平歲久，誌在粉飾盛時。其封泰山，祠脽上，謁五陵，開集賢，修太宗之政，皆説爲倡首。而又敦氣義，重然諾，於君臣朋友之際，大義甚篤。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，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，所司供膳太厚，嘗謂朝列曰：「此輩於國家何益，如此虛費。」將建議罷之。説曰：「自古帝王功成，則有奢縱之失，或興池臺，或玩聲色。今聖上崇儒重道，親自講論，刊正圖書，詳延學者。今麗正書院，天子禮樂之司，永代規模，不易之道也。所費者細，所益者大。徐子之言，何其隘哉！」玄宗知之，由是薄堅。説既遭訕鑠，罷知政事，專集賢文史之任，每軍國大事，帝遣中使先訪其可否。説嘗自制其父《贈丹州刺史驩碑文》，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「嗚呼，積善之墓」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太常謚議曰「文貞」，左司郎中陽伯誠駁議，以爲不稱，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，請依太常爲定，紛綸未決。玄宗爲説自制神道碑文，御筆賜謚曰「文貞」，由是方定。

説子 均

均、垍皆能文。説在中書，兄弟已掌綸翰之任。居父憂服闋，均除戶部侍郎，轉兵部。二十六年，坐累貶饒州刺史，以太子左庶子征，復爲戶部侍郎。九載，遷刑部尚書。自以才名當爲宰輔，常爲李林甫所抑。及林甫卒，依附權臣陳希烈，期於必取。既而楊國忠用事，心頗惡之，罷希烈知政事，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，仍以均爲大理卿。均大失望，意常郁郁。祿山之亂，受僞命爲中書令，掌賊樞衡。李峴、呂諲條疏陷賊官，均當大辟。肅宗於説有舊恩，特免死，長流合浦郡。

説子 垍

垍，以主婿，玄宗特深恩寵，許於禁中置內宅，侍爲文章，嘗賜珍玩，不可勝數。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，常以所賜示均，均戲謂垍曰：「此婦翁與女婿，非天子賜學士也。」天寶中，玄宗嘗幸垍內宅，謂垍曰：「希烈累辭機務，朕擇其代者，孰可？」垍錯愕未對，帝即曰：「無逾吾愛婿矣。」垍降階陳謝。楊國忠聞而惡之，及希烈罷相，舉韋見素代，垍深觖望。天寶十三年正月，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。時祿山立破奚、契丹功，

尤加寵異。祿山求帶平章事，下中書擬議。國忠進言曰：「祿山誠立軍功，然眼不識字，制命若行，臣恐四夷輕國。」玄宗乃止，加左僕射而已。及祿山還鎮，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浐坡。既還，帝曰：「祿山慰意否？」力士曰：「觀其深心郁郁，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。」帝告國忠，國忠曰：「此議他人不知，必張垍所告。」帝怒，盡逐張垍兄弟。出均爲建安太守，垍爲盧溪郡司馬，埱爲宜春郡司馬。歲中召還，再遷爲太常卿。

祿山之亂，玄宗幸蜀，宰相韋見素、楊國忠、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，朝臣多不至。次咸陽，帝謂高力士曰：「昨日蒼黃離京，朝官不知所詣，今日誰當至者？」力士曰：「張垍兄弟世受國恩，又連戚屬，必當先至。房琯素有宰相望，深爲祿山所器，必不此來。」帝曰：「事未可料。」是日，琯至，帝大悅，因問均、垍，琯曰：「臣離京時，亦過其舍，比約同行，均報雲『已於城南取馬』。觀其趣向，來意不切。」既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，垍與陳希烈爲賊宰相，垍死於賊中。

附 陳希烈

陳希烈者，宋州人也。精玄學，書無不覽。開元中，玄宗留意經義，自褚無量、元行沖卒後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，常於禁中講《老》、《易》。累遷至秘書少監，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。玄宗凡有撰述，必經希烈之手。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，又以和裕易制，乃引爲宰相，同知政事，相行甚歡。而林甫居位日久，雖陰謀奸晝足以自固，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。累遷兼兵部尚書、左相，封潁川郡開國公，寵遇侔於林甫。及林甫死，楊國忠用事，素忌嫉之。乃引韋見素同列，罷希烈知政事，守太子太師。希烈失恩，心頗怏怏。祿山之亂，與張垍、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。六等定罪，希烈當斬，肅宗以上皇素遇，賜死於家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劉徐公負不羈之材，逢抵巇之運，遂能奮命決策，扶力中興，朝爲徒步之人，夕據公侯之位，苟非輕死重利，不恥不義之富，安及此哉！郭代公、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，驅貔虎之師，斷獯戎之臂，暨居衡軸，克致隆平，可謂武緯文經，惟申與甫而已。惜乎均、垍務速，失節賊廷。自武德已來，稱賢相者，房、杜、姚、宋四公，皆遭無賴子弟汙圮先業，非獨燕國之不幸也。希烈柔而多智，長於名理，竟死於名。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，與夫平叔、太初，同膏肓耳。

贊

贊曰：箕、微去紂，閎、散扶昌。謀不近義，旋踵而亡。幽求不令，道濟允臧。偉哉郭侯，勛德煌煌。